

Q聊,聊一聊发生在你身边的那些与法有关的新鲜事、有趣事、令你深受感动的事、让你深有感触的事……



大三就领了结婚证 大四毕业一拍两散 年轻人啊,结婚不好这么冲动的

热带鱼 (慈溪法院通讯员 王颖):都说婚姻不是儿戏,可偏偏有人把它当儿戏。

淡水鱼 (本报记者 余春红):所以才有这么多人离婚啊。

热带鱼:我们法院办了一个离婚案子,当事人才刚刚大学毕业。

淡水鱼:大学刚毕业就离婚,他们是闪婚闪离?

热带鱼:没有,他们大学里就结婚了。

淡水鱼:是哦,法律准许在校大



学生结婚的,不过真去结婚的还挺少的。

热带鱼:这男的和女的都在湖北一所大学读书,谈起了恋爱。大三那年,男的有天心血来潮地问女的:“你敢和我去领证吗?”

淡水鱼:女的怎么说?

热带鱼:女的就说,行啊,为什么不敢?

淡水鱼:啊?那就真领证了?

热带鱼:是啊,他们真去民政局领证了。

淡水鱼:他们以为是办家家酒啊。

热带鱼:大四毕业后,女的回天津老家复习考研,男的参加工作,来到了慈溪。

淡水鱼:哦,两地分居了。

热带鱼:是啊,如果两人感情好倒也罢了,可两人的感情也淡了,还越来越觉得性格不合。

淡水鱼:婚姻亮红灯了。

热带鱼:他们离婚还颇费周折,因为两人相距很远,女的最后终于下定决心,跑到慈溪来起诉离婚。

淡水鱼:离了吗?

热带鱼:离了,调解离婚。

刚刚才和情人分手 转身就和网友上床 完事后,网友说“我有艾滋病”

人淡如菊(东阳市检察院通讯员 洪美玲):跟你说个“一疫情”的故事,女主角挺“杯具”的。

热带雨林(本报首席记者 金霖萍):“一疫情”也敢玩,胆子够大。

人淡如菊:女主角姓陈,是个不太安分的女人,很早就背着丈夫在外面有了情人。不久前,小陈发现丈夫似乎有所察觉,便打算与情人分手。

热带雨林:看来她还是想保住家的。

人淡如菊:可是,与情人分手后,小陈的心情极度低落。她不想回家,就来到一家网吧,以“小妖精”的网名与网友聊天。

热带雨林:这网名起得!

人淡如菊:当时已近深夜,男网友“爱情消防员”见“小妖精”迟迟不下线,就关切地问她原委。小陈解释说心情郁闷,“爱情消防员”就约她出来一同吃夜宵。

热带雨林:半夜三更去见男网友?

人淡如菊:小陈实在是胆大,她很爽快地答应了。两人见面后,吃了夜宵,小陈还说不想回家。此话正中

“爱情消防员”下怀,于是两人相约去宾馆开了房间,发生了“一疫情”。

热带雨林:晕了,什么女人啊。

人淡如菊:不过完事后,她突然慌了,因为她看见“爱情消防员”的大腿上有一个小脓包,就担心他是不是有性病。“爱情消防员”说自己很健康,小陈不相信,继续追问,“爱情消防员”被问得心烦,就故意说“我有艾滋病、性病、淋病,没几天好活了”。

热带雨林:这话听着吓人。

人淡如菊:小陈确实吓坏了,她觉得自己已经染上了艾滋病,一夜未曾合眼。“爱情消防员”倒是自顾自睡着了。次日早上6点多,小陈发现“爱情消防员”枕头边上放了一只钱包,内有现金12900元。于是她心生报复,拿了钱包后偷偷离开了宾馆。

热带雨林:“爱情消防员”真的有病么?

人淡如菊:没有的,他开玩笑的。不过小陈偷东西可不是开玩笑的,我们检察院已经将她批捕了。

热带雨林:这女人太放纵了,是该受点教训。



60岁老头骂了80岁老太 老太咬住老头手指不松口 骂了句什么,让老太如此生气?

木子(杭州市下城区柳营社区通讯员 李巍):我们社区里,一个80岁的老太咬住一个60岁老头的手指就是不松口。

芳块儿(本报记者 王春芳):什么情况?

木子:其实就是楼上楼下晾衣服那点事。老头住2楼,老太住3楼。老太洗了衣服不甩干就晾外面,滴的水打湿了老头家晒的衣服。

芳块儿:这种事社区里还蛮常见的。不过,噶大年纪的人打起来不大的。

木子:我们也奇怪。80岁老太以前还当过劳模,家里奖状都贴满墙。老头平时待人也很客气的。

芳块儿:那怎么闹得这么厉害,手都咬上了?

木子:我们分别找两人聊了聊,才知道导火索原来是一句骂人的话。

芳块儿:什么话?

木子:老头骂了老太一句“老不死的”,老太80岁的,最听不得这个,结果就糟糕了。

芳块儿:哦,原来这样。症结找到,问题就好办了。

木子:是啊,后来老头当着我们的面,向老太道了歉,说自己骂人不对。老太有了台阶下,也说今后会用洗衣机把衣服甩干再晾。两人马上就和解了。

芳块儿:欢喜大结局。



头上剪过一刀的鸡是谁的? 被人抢来夺去最后扔江里

还有3只“陪葬”的鸡也挺无辜的

我就是不说话(海宁市公安局通讯员 陈清平):我们这里有两户人家,就为了一只鸡,大闹了一场。

风叶蓝草(本报记者 沈洁琼):鸡?公鸡、母鸡?

我就是不说话:一只做了记号的母鸡。老王和老刘是邻居。5月上旬,老刘家里的一只4斤左右的白色老母鸡不见了。

风叶蓝草:被人偷走了?

我就是不说话:老刘东找西找,最后觉得同村老王家的一只母鸡就是他家不见的那只。

风叶蓝草:这可不能乱说,要拿出证据来。

我就是不说话:老刘说了,他家的母鸡有记号的,鸡头上曾被剪过一刀,老王家的那只正是如此。

风叶蓝草:看来,老刘已经认定了。

我就是不说话:是啊,于是他找了个机会,直接把那只老母鸡关进了自家鸡棚。这正好又让老王看到了。

风叶蓝草:那事情要糟。

我就是不说话:是的呀。老王坚持说那只母鸡是自家的,要老刘还回

来。两个人就闹上了。

我就是不说话:这两不相让的,确实麻烦。

我就是不说话:后来,有人给出了一个馊主意,说这只鸡谁都别要了,扔江里算了。

我就是不说话:没想到,这个主意竟被双方采纳了。

风叶蓝草:哎呀,这只鸡真是无辜啊!

我就是不说话:还有更冤的呢。事后,老王想着自己白白损失了一只老母鸡,很不甘心,就使了一记“毒”招。她在自家的地里放了一些耗子药,因为她知道老刘家的鸡要到她家地里来觅食。

风叶蓝草:她想毒老刘家的鸡?

我就是不说话:是的,事情的发展还真如了她的愿。第二天傍晚,老刘发现,自家的3只鸡全倒在了老王家的田头。老刘那个气哦,还报了警。

风叶蓝草:已经死了4只无辜的鸡了。

我就是不说话:我们民警和村干部都到了现场。老王坚持说自己没错,药是撒在自家地里的,而老刘则嚷着要她赔钱。

风叶蓝草:事情不大,但闹起来也挺麻烦的。

我就是不说话:是啊,我们还是用情说理,为他们分析远亲不如近邻的道理,让他们多为子女想想,就算他们扯破了脸,儿女们还是要往来的。冤家宜解不宜结啊。

风叶蓝草:说得在理。他们接受了么?

我就是不说话:他们握手言和了。

风叶蓝草:那4只鸡也能“含笑九泉”了,哈哈。

